

讀 詩 三 札 記

黃 節 講

蕭 滌 非 記

光 宣 詩 壇 點 將 錄

汪 國 垣 著

陳 石 遺 先 生 談 藝 錄

陳 衍 講

黃 增 樾 記

漢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讀詩三札記

黃節講
蕭滌非記

前記

讀詩三札記，包括曹植、阮籍、謝靈運三家的詩。名曰札記，其實是筆記，因為基本上都是黃節先生所講的。

黃先生本是北大的老教授，大約是一九二九年，他到清華大學兼課，先後給我們開了詩經（他有詩旨纂辭，未完）、樂府（他是第一個在大學里講樂府的，有漢魏樂府風箋）、曹植詩、阮籍詩、謝靈運詩和鮑照詩（均有注）等幾門課。這幾門課，他在北大都不只講一次，據他說，曹植詩講過三次，有位同學也就聽了三次（畢業後還來聽）。但使人奇怪的是竟沒有一個人把他的言論作一番整理記錄。我覺得這是一個缺陷，因為黃先生不僅是一位詩學專家，同時也是一位詩人，他的言論，無論是對研究者或創作者來說，都是值得重視的。所以我便利用學習的機會，趁着記憶猶新的時候，寫成了這三篇札記。現在，作家出版社打算把這三篇札記附錄在三家詩注之後，我認為有必要，也是符合個人的初心的。

這三篇札記寫作的確實年分，我已記不清。前兩篇大概寫于一九三〇年，由吳宓先

生發表在學衡第七期上；後一篇大概寫于一九三一年，由朱自清先生發表在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月刊第一卷上。當然，先生的言論是不可能都正確的，但爲了保存真象，作爲一種歷史文獻，在這裏除了補正一些字句的訛脫外，不擬作任何修改。文中重點，是先生當日所加，現在也仍然保留。（謝詩札記因排印時刪去重點，原稿早佚，只好從略。）

記得是一九三三年，我要到青島來教書，辭行時，曾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：怎樣才能寫出好詩？我的意思自然是希望他能傳授我一些寫詩的秘訣。但是使我很失望，他在沉默片刻之後，只淡淡的說了一句：『不要勉強！』他既無下文，我也不敢追問。後來我才漸漸體驗到這句話的深刻意義——其實這也就是寫詩的秘訣。不錯，在勉强的情況下要寫出一篇動人的好詩，確實是困難的。因爲我覺得這句簡單的話至今還有它的啓發作用，所以順便記在這裏。

黃先生是一九三五年死在北平的，我從青島去協同辦理喪事。令人傷心的，是差不多和棺材抬出的同時，他的藏書也送進了書店，其中數百種有關詩經的書，一時分散，尤爲可惜。這就是舊社會對一位專家的『待遇』了。

目次

前記	1
讀曹子建詩札記	1
讀阮嗣宗詩札記	10
讀謝康樂詩札記	三

讀曹子建詩札記

是篇之作，亦多就黃節先生本日所講而成。其間新義，往往有爲嗣宗詩中所未發者，亦有足互相參證者，緣復以札記體筆出之。

詩至『建安七子』，而古今之風會爲之一轉。子建與彼七子同時，世稱『天下才一石，子建獨得八斗。』蓋其才力之大，足以承前而啓後，爲當世所不及也。詩品稱『其源出於國風。骨氣奇高，詞彩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。粲溢今古，卓爾不羣。嗟乎，陳思之於文章也，譬人倫之有周孔，鱗羽之有龍鳳，音樂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爾懷鉛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餘暉以自燭。故孔氏之門如用詩，則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。景陽潘陸，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』非虛語也。然子建之天才雖高，實亦受環境之玉成。世云『物不得其平則鳴』，又云『詩窮而後益工』，此不易之理也。子建於文帝爲兄弟，於朝廷爲宗室，位列藩侯，令行一國，疑若富且貴矣。然自文帝即位，數年

間屢徙其邑，忠而見謗，親而見疑，懷才招忌，幾至不保，其境地之險惡，實不減於嗣宗；而其中心之痛苦，殆又有過焉者也。此其窮困，與匹夫匹婦之止於啼飢號寒者，不可同年而語矣。向使子建伏游逸豫，得行其志願於一時，則雖可無『騁我徑寸翰，流藻垂華芬』之歎，而其詩必不能臻此。其於詩學之損失，不已巨乎。以彼易此，吾所不許也。茲舉其詩中之特質，及有關於詩道變遷之跡者，分條言之。其他緒論，亦附見於後。

(一) 調。古詩不假思索，無意謀篇，子建則起調必工。如鰕組篇之『鰕組遊潢潦，不知江海流。』泰山梁甫行之『八方各異氣，千里殊風雨。』雜詩之『高臺多悲風，朝日照北林。』矯志詩之『芝桂雖芳，難以餌魚。尸位素餐，難以成居。』三良詩之『功名不可爲，忠義我所安。』野田黃雀行之『高樹多悲風，海水揚其波。利劍不在掌，結友何須多。』五遊詩之『九州不足步，願得凌雲翔。』怨歌行之『爲君旣不易，爲臣良獨難。』七哀之『明月照高樓，流光正徘徊。』當事君行之『人各有所尙，出門各異情。』精微篇之『精微爛金石，至心動神明。』要皆噴薄而出，籠罩全篇，蓋有意爲之也。

(二) 句。古詩中作對語者極少，子建則句甚工整。如公讎詩之『秋蘭被長坂，朱

華冒綠池。潛魚躍清波，好鳥鳴高枝。『贈丁儀之』凝霜依玉除，清風飄飛閣。朝雲不歸山，霖雨成川澤。』此已開六朝之風格，第無定法耳。

(三)字 古詩不假鍛鍊，子建則用字精審。如公譙詩之『朱華冒綠池』，冒字即爲子建創語，後人沿用者皆祖此。侍太子坐之『時雨靜飛塵』，離友詩之『木感氣兮條葉辭』，鮑明遠詩『別葉乍辭風』正用此。又箴引之『驚風飄白日，光景馳西流。』於狀詞動詞之選用皆經推敲而後定，故極新穎。

(四)聲 古詩雖亦有平仄雙聲疊韻，然皆出於自然，子建則平仄妥貼。如僊人篇之『四海一何局，九州安所如。』贈白馬王彪之『孤魂翔故城，靈柩寄京師。』聖皇篇之『鴻臚擁節旄，副使隨經營。』情詩之『游魚潛綠水，翔鳥薄天飛。』『始出嚴霜結，今來白露晞。』皆音節諧協。而緞組篇之『駕言登五嶽，然後小陵丘。』則尤有飄逸之氣度。觀『利劍不在掌』用『掌』而不用『手』，亦係音節關係。

(五)不空發議論 漢魏六朝之詩，敘事多而議論少，子建詩中如聖皇篇寫就國時之情形，滿懷勃鬱，却無一句牢騷話。只將當日實事，委曲寫出，令人於言外見其意。

如云：『便時舍外殿，宮省寂無人。主上增顧念，皇母懷苦辛。』則知當時文帝實無賜授，即有賜授，恐亦爲太后之故。則詩中所云『何以爲贈賜？傾府竭寶珍』諸語，皆爲具文矣。而文帝之刻薄寡恩，更不待言。又如賁躬詩『車服有輝，旗旌有敍。濟濟雋乂，我弼我輔。』本極不滿意，却作極贊頌之語，言外便見受文帝監視。此亦即所謂微詞是也。較空發議論一覽無餘者，耐人尋味多矣。子建詩中亦間有發議論者，如精微篇：『多男亦何爲？一女足成居。』『刑措民無枉，怨女復何爲。』但甚簡耳。本來詩歌只在能將事情原原本本明白說出，是非真僞，讀者自見。如名都篇刺時人騎射之妙，遊騁之樂，便只一味直說。又丹霞蔽日行亦然。後人惟杜工部解此。至於微詞，乃專制時代中一種不得已之辦法，故一篇之中，亦時多矛盾處，非詩之極則如此也。宋時乃更以論事之方法作詩，失之遠矣。按精微篇凡三易韻，開唐宋後轉韻詩之風。

（六）結語。嚴滄浪謂『詩對句好易，起句好難，而結句好尤難。』余觀子建詩，其結語獨高，往往出人意表。大有『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』之奇勝。蓋其詩多用進一步寫法，層出不窮，愈轉愈高，至結意遂登峯造極矣。如七哀詩：『君若清

路塵，妾若濁水泥；浮沉各異勢，會合何時諧？』似已言盡意窮，再無可說。乃下一轉云：『願爲西南風，長逝入君懷。』再轉云：『君懷良不開，賤妾當何依？』二轉而情意益深厚。又如吁嗟篇：『流轉無恒處，誰知吾苦艱。』下一轉云：『願爲中林草，秋隨野火燔；糜滅豈不痛？願與根荄連！』亦然。又如名都篇結四句云：『白日西南馳，光景不可攀。雲散還城邑，清晨復來還。』一結便有無限感慨。又聖皇篇：『車輪爲徘徊，四馬躊躇鳴。路人尙酸鼻，何況骨肉情。』亦復如是。其他類此者尙多。要之子建詩雖作意在起調，而結語亦所注重。

(七)怨而不亂。此爲子建詩最高處。蓋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也。如浮萍篇之『恪勤在朝夕，無端獲罪尤。』『行雲有反期，君恩尙中還。』種葛篇之『往古皆歡遇，我獨困於今。棄置委天命，悠悠安可任。』吁嗟篇之『吁嗟此轉蓬，居世何獨然。』『流轉無恒處，誰知吾苦艱。』又雜詩之『人皆棄舊愛，君豈若平生。』亦忠厚之至也。

(八)遊仙之思想。遊仙之作，遠起於屈原。其後漢樂府中亦多有之。子建類此者亦不少。如遊仙、五遊詠、遠遊篇、僊人篇、升天行。此種作品之發生，爲詩歌中一大

轉變，蓋由於作者之失意，道不得行，才不見用，故不免憤時嫉俗，厭棄人間，心理思想，陷於極端之悲哀痛苦，悲哀痛苦以至於無可奈何，萬不得不自謀解脫，因而玄想天上，託意遠遊以自適。子建諸作亦即如此。要不外楚辭遠遊『悲時俗之迫阨，願輕舉而遠遊』之意。是虛無縹渺語，是無聊賴語，是至情至理語。然自漢以下，率多摹擬作之，與此則真偽有間矣。又五遊一詩起句『九州不足步，願得陵雲翔。』便逼出五遊意，以下依次寫去，宮殿人物，秩然不紊，甚爲可法。又此詩多兩句一意，平聯而下，開後五言排律之體。

（九）字句之變化 子建詩純以意境爲主，初不斤斤於字句之如何。如棄婦詩『拊心長歎息，無子當歸寧。有子月經天，無子若流星。』無子、有子、無子連用不避。然亦有刻意變化者，如箜篌引『秦箏何慷慨，齊瑟和且柔。』又門雞『長筵坐戲客，門雞觀閒房。』皆上下句故使錯對。又如種葛篇『下有交頸獸，仰見雙飛禽。』本是『上有』，却用『仰見』二字。此等雖小道，無關大體，然正可見古人用心處，不容忽略。

（十）樂府 魏時樂府，與漢不同。曹氏父子，多借古題作新詩，與五言詩無異，其音節亦多乖離。子建五言詩與樂府之分別，亦只在借題與否。亦有自擬題者，如種葛篇。

後杜工部知樂府萬不可擬，故另創新題，作新詞，爲樂府之又一變。

(十一) 四言詩。子建所作四言詩，責躬應詔，皆模倣三百篇，元會造句亦不古，只是平鋪直敘，無三百篇變化錯綜之妙。朔風詩，則以作五言方法作四言。唯矯志一篇，別具面目，最可效法。蓋以其善於用比也。其餘諸篇，亦極平常。『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』，有不可強者矣。

大家詩中往往有極閑之句，極笨拙之句，然却是極關緊要處，極含有意義處。如子建公讌之『公子敬愛客，終宴不知疲。』門雜詩之『主人寂無爲，衆賓進樂方。』於詩似了無好處，然却少此語不得。後人第知清辭麗句之爲詩，故只能爲一名家而已。

漢魏詩有助字助句法，用意只在陪襯，不以重複爲嫌。助字，如子建雜詩之『願欲一輕濟』，『願欲託遺音』，願欲二字意本同。助句，如公讌之『神飈接丹轂，輕輦隨風移』二句，意亦重。此皆爲唐時詩人所不肯道。平心而論，篇法以漢魏爲密，而句法則以唐。然亦正以密，故往往失却當前情景之真象，無中生有，節外生枝，要亦是一病。

漢魏詩多有重言而用一字者。如子建贈丁儀之『凝霜依玉除，清風飄飛閣。』蝦蟇篇

之『猛氣縱橫浮』皆是也。按浮字向皆作動詞解，實誤。大雅生民傳曰：『浮浮、氣也。』是『浮』乃形容氣之貌，此曰浮者、重言而用一字也。

○子建贈詩，與後人不同，皆係先寫當時事情（後人則多從所贈之人說起），故初看贈徐幹贈丁儀諸詩，不類送別之作。又贈詩，古人所重。非平日親知，不苟作也。觀子建送贈諸作，要皆含有勸勉之意。贈詩如贈物，須看出所贈者之需要。

贈白馬王彪詩：『鴟梟鳴衡轅，豺狼當路衢，蒼蠅間白黑，讒巧令親疏。』四句先比而後賦，爲唐以下所效法。嗣宗詠懷：『單帷蔽白日，高樹隔微聲。讒邪使交疏，浮雲令晝冥。』以主句位於第三，則微有變化矣。然當以子建爲正格。昔滄浪謂『少陵詩法如孫吳，太白詩法如李廣』余於子建嗣宗亦云。

最善言情之詩，只是在模稜髣髴之間，不以分析微細爲貴。讀之似淺，而含情實深。

如子建贈白馬王彪諸詩。近世作詩者，言情愈猥褻顯露，愈淺薄不能動人矣。又作詩固重學習，尤貴養心。先儒所謂靜中養出端倪，此種工夫，詩人亦不可少。因對於哀樂之發須能有所節中，不使過分也。

子建白馬篇後人從軍之作，多從此變化而來。

古人寫景，多從自己立脚處寫起。故東西南北秩然不紊。如雜詩之『高臺多悲風，朝日照北林。』風而云悲者，詩人心境之感覺如此也。李善注：『新語曰：高臺喻京師，悲風言教令，朝日喻君之明照，北林言狹比，喻小人。』未免穿鑿。又古人描寫女子，無不寫其眼睛者。如神女賦，李夫人賦，美人賦，洛神賦皆可證。子建美女篇亦然。惟寫法則稍有變化。不言美女頭腰體態之如何如何，而只寫其被服佩帶之物，便覺有雅度。

野田黃雀行首二句：『高樹多悲風，海水揚其波。』蓋言世途風波之險。乃樂府箴引公無渡河之本意。惟下忽接云『利劍不在掌，沽友何須多。』與上文不相連續。以利劍二句實是結語，置之於上，變化使然，不可連上講也。觀古人作品，須著眼一變字者以此。中國數百年來之詩，所缺者惟一義字。作者皆以詩文爲美術品，不惜勤一世於文字之間以供耳目之觀好。而不知合乎義，則美亦在其中也。所謂義者，即事理之宜也。乃從修身力學中得來。惟後世於此道多不注意，故所謂詩人也者，亦大都流於迂闊而遠於事功。觀子建聖皇之作，可謂合乎義者矣。

讀阮嗣宗詩札記

阮詩之難通也舊矣。文心云：『阮旨遙深。』詩品謂『厥旨淵放，歸趣難求，延年注解，怯言其志。』蓋其命意遣辭，窮極變化，而造懷指事，興寄無端，風格高古，形態萬千。後之學步邯鄲者，既未得其髣髴，而淺見寡聞之士，又以眩於故實，艱於檢討，亦復望而生畏。於是詠懷之作，乃成千古絕響矣。余從黃節先生受阮詩，一年而竟其業。先生窮數載之力，成爲阮步兵詠懷詩註一書，精確詳瞻，蒐集靡遺，而體會入微，尤多獨到之見。發潛德之幽光，實後學之津梁。然先生平日所講，妙旨精義，往往有超出於文字蹊徑之外，而爲註解所未詳者。茲特就平日所錄，作爲札記一篇，略加組織，亦間出臆見，於嗣宗之身世思想及其作詩之藝術等逐加闡論。其亦治阮詩者之又一助歟。

阮詩爲詩中最難理解者。揆其故，蓋有二焉：其一環境之關係。嗣宗於魏室，心懷眷戀，而不敢明詆晉室，以招非命，故一出之以隱語，迷離恍惚，莫可究詰。其二用典

之關係，漢魏詩用典本極隨便，全憑一時記憶，信手拈來，故多與原來故事不同。詠懷詩中此類尤多，非細心尋繹，殆難究其指歸也。如其四十二詩『園綺遯南岳，伯陽隱西戎。』以終南山爲南岳，以流沙之西爲西戎，即其例也。此在唐宋詩人便絕不敢道。

治阮詩應注意三點：（一）觀其志之所之。（二）考其所處之環境，最忌穿鑿附會。（三）賞鑑其文藝。而尤以第（二）爲最要。蓋嗣宗在當時處於『進退維谷』之地，而內有難言之隱，無論仕與不仕，皆有生命之危險。故其詩如雲龍，如霧豹，變化莫測，不可端倪。然亦非故作艱深以文淺陋也。此種詩難講亦難學，亦不必學。惟讀其詩者則於此點正不可不特別認清。

嗣宗詩之特點：（一）用典變化。（二）命意委曲。（三）情感多哀樂同時而發。此點最爲其奇特處，亦文章最難到處。此種境界，關係於作者之工夫火候，初非高才博學所能及也。蓋哀樂分明，已自不易。

古今來有兩大冤枉人，一爲揚子雲，一即嗣宗。然其說皆始於宋儒。子雲古以比孟荀卿，而紫陽著通鑑綱目乃直書之曰，『莽大夫揚雄死。』張和仲千百年眼曾作揚雄

始末辨，力言朱子之誤，以年代推之，謂雄決無仕莽投關美新之事。惟於嗣宗則据本傳『常遊府朝宴必與』，謂爲『巧附司馬昭』，又謂『至勸進之文，真情乃見。』是猶未識嗣宗之苦心也。悠悠千載，沉冤莫白，又豈獨張氏一人作如是觀哉。余按本傳：『籍本有濟世志，屬魏晉之際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與世事，遂酣飲爲常。』蓋事修而謗興，德高而毀來，乃世道不易之理。嗣宗在當時聲望極隆，倘再吸風飲露以自鳴其高，則殺身之禍，頃刻間事耳，非『明哲身』『居亂則愚』之旨也。嗣宗深知名高不仕，易招猜疑，故不得不陽爲附合，曲與周旋，自晉初之東平相與步兵校尉，嗣宗且不能不磨折而爲之，況一勸進之文耶？余謂凡嗣宗一切言行，要皆有不得已三字者在。若徒拘泥於其表面之形迹，則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矣。賢不肖之相去，蓋幾希也。故未嘗評論時事，口不臧否人物，非嗣宗之謹慎也，不得已也。美色當醺，沽酒醉臥，非嗣宗之好色嗜酒也，不得已也。露頭散髮，裸袒箕踞，非嗣宗之故爲狂態也，不得已也。放蕩越禮，發言玄遠，非嗣宗之曠達也，不得已也。勸進之作，亦猶是也。夫不得已而爲之，此嗣宗之所痛心，而後人之所當曲諒者也。詠懷其五十四末二句云：『誰云』